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起元康九年盡永康元年凡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紀元康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氏眾於中亭

水經註扶風美陽縣有中亭水亦謂之中

亭川在美陽縣西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畱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宐早絕

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

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
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
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御當是時中國無復四
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
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
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諸戎遂熾至於
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
尙馬賢僅乃克之此其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
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愈遲之
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怙終於覆
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

屬國郡尉及庶

夷護軍也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猜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

隔闕山河礙

闕音礙

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

疫百姓愁苦咸望甯息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虞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獪擅相號誓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運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今者羣氏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

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替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補註愛猶惜也勤於勞也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率約數也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口實謂糧食也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關中居人或伙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

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質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懂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毀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質呼廚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六郡謂并州所統平陽河西太原新興上黨樂平也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結連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設遠屬上黨郡晉書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宋白曰漢穀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里孤遠故城是也晉地記

云設遠今名孤 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

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

爲寒心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驪

事見七十五卷魏正始七年

徙其餘種於滎陽

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

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

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

等皆可申諭發遣遣其本城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

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統

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崐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

名克亦博涉書記而性公亮守正爲邦族所敬瑯琊王澄嘗至陳

潁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是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 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

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徵梁王彤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暉爲鎮西將軍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顯輕財愛士朝廷以爲賢故用之

順安平獻王孚之孫
太原烈王襲之子也

夏六月有桑生於東宮西廂日長尺餘

數日而枯 高密文獻王泰薨泰字子舒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餼如布衣寒士任其簡率每朝會不識

者不知其爲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當時諸王惟秦與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
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籠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
之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頌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
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爲然
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歿國危無益社
稷頌曰誠如公言然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
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尙
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頌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
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
爲毀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頌爲尙書僕射

願雖賈后親屬然雅棄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願專任
門下事願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
私之舉慙觀近世后族何嘗有能自保者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
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闡賢實以安理故也又表云昔
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故元帝不用馮野王
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致懇帝爲人懸駭駭首嘗在華林園聞蝦
蟻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若官蝦蟇可給此七字出晉中州記
晉書所無兩學紀聞云浮溪詩人問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此其證也時天下荒饑百姓饑死帝
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
託有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
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

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思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矣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頗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嗚矣富人哀此戕獨錢之爲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信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齒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

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衰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故
威時而爲此論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

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
聽有常羣吏安業去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

常苟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

事求索阿棟之閒得瓦小邪十五處

蘭臺主者御史臺主者也卽
令史之類阿屋之隈曲棟屋

也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

被斫司徒太常

司徒太常
掌國陵

犇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搔擾

驅馳各競免負

負罪也

於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

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

皆爲過當恐奸吏因緣得爲淺深也旣而曲議猶不止

曲議謂曲
法而議自

爲淺

三公尙書劉頌復上疏曰

晉志漢成帝置三公尙書主斷獄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州郡

事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
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犴不平

犴音岸

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

大臣釋滯事有時宐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緣之執犯蹕之平

也

事見四十卷
漢文帝三年

大臣釋滯若公孫宏斷郭解之獄也

事見十八卷
漢武帝元朔

二年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

事見十一卷
漢高祖五年

天下萬事自非

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

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考異曰刑法志敘頌奏續臚表之下而云侍
中太宰汝南王亮按臚表引元康八年事時

亮死已久
蓋志誤也

乃下詔耶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

也耶令史尙書郎及尙書蘭臺令史也出頌遷吏部尙書建九班
法駁案者謂出於法之外而爲駁議也

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
速事竟不行裴願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
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謂其博物洽聞是其華無經濟遠畧是其不實裴逸民愆而

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

我常恐洪流蕩蕩餘波見漂況可褰裳而就之哉忠少慷慨有不
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脩己不交當世關內侯敦煌

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靖

少有泥羣之量與鄉人汜衷汜音凡張彪彪音含索紉紉音索永俱

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是月戊寅忽有牝驢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初廣城

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

子廣城君恆切賁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恆在後園遊戲愛車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照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又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

萬太子常採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麩等

物而收其利

葵亦菜也魯相公儀休拔園葵漆室氏女曰晉容馬踐吾葵使吾終歲不食葵是也藍草可以染青者也

本草綱目曰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三月四月生苗高三四尺許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採實

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

班固曰陰陽家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

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系於禁忌泥於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

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六行

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

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

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

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

芻曰終日乾乾蓋自強不息之謂也二曰舌之人君雖有聰明之

姿必須輔弼之助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成王爲太子

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刑措不用流聲洋溢殿下雖天
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
侍臣觀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如此則高朗之風
扇於前人宏範令軌永爲後式三曰舌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
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身先
物政致太平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日以
筆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
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與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單食瓢
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述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
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
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熊蹯豹胎酒池肉林

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縷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式日新臣以爲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高世之主不尙尤物用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今畫室之功可其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蕭然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於四海矣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士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贖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鷄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此爲庶人之貧賤者設也樊遲請學爲圃仲尼不答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

其園葵明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鷄
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閭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墻壁動
正靈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宏廓大道
宜可捐除於事爲寔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晉志太子中舍人
四人咸甯四年置

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
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

盡忠諫勸太子脩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
所坐甕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
不能假借之謐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掄之而於後庭遊戲屠事裴
權諫曰謐后所視呢北齊書又
晉紀上贊一旦交構則事危矣宜深自謙屈
以防其變不從謐潛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
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

嬭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直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內藥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譏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

張華

帝在東宮張華率劾曰中衛率秦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愍懷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謂之四率

華曰不

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咸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耶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尙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愛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

惠帝元康九年

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爲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歿十二月太子長子彪病太子爲彪求王爵不許彪疾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蜜逼飲醉之

改正通鑑

原文云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河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毒物邪太子不得已強飲至盡遂大醉此溫公取太子與王妃書中語成后使黃門侍郎潘岳文今太子書已補於太子至許後故刪之

作書草碧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宐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宐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

道文彪字也蔣氏彪母蔣保林也

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

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王戊帝幸式乾殿召公卿
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適齊如此今賜死
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
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
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
啟事十餘紙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繪以長廣公
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
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
詔許之於是使尙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故
服出拜受詔步出承華門承華門東宮門也乘羸轎車東武公濟以兵仗
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彭城尙同幽於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

之妃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彪母保林蔣俊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龍啣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烈烈吹白沙遙望鸞國鬱嵯峨千歲觸醜生齒牙南風賈后字沙門太子小字白晉行也魯賈謚國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

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有己卯日食未志無之按長曆己卯十七日安得

赦天下改元西戎校尉司馬閭續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遁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流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濡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

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令知先賤然後乃貴
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
皆家族力能得者率非有翼遂王陽直亮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
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
臣長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
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出千秋之旨猶
曰子弄父兵罪應答耳今適雖無狀言語悖逆然受罪之日不敢
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尙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
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寶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
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尙書僕射裴頴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
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

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敕使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漢高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爲戒孟軻有言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甯將伺國際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置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也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閤寺慳慳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嘗御卽死

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不顧以死獻誠輒具棺槨伏須刑誅書奏不省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

卿遣東武公潛以千兵防衛太子幽於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

持節守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襲魯瑤

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

晉志太子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水經註伊水過伊闕中東北至

洛陽縣南

北人於洛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

解遣之

樂廣時爲河南尹

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

付郡者河南尹得解遣之繫洛陽獄者尹不得

與故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爲惡故耳今

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

釋之謚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廣亦不坐敦覽之孫

王覽見七十七卷魏

甘露攄肇之孫也

曹肇見七十四卷魏景初二年

太子至許遣王妃書曰鄙雖頑

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雖非中宮所生奉事猶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廣城君亡不見存恤恆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憫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天欲見汝卽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噉音淡鄙素不飲酒卽便遣舞破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

酒當使道文羞也便答中宮陛下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肖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

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硯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眾人見明也妃父衍不敢以聞 丙子皇

孫彰卒

非疾也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

晉天文志曰太白晝

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中台星拆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君臣乖異漢天文志曰三台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

入拆者兩星張華少子韞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

以待之太子既廢眾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

給事東宮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頌安
常係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

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如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

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

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

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等

省事亦吏職也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

置省事吏四員使為內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

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

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含忍

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非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立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諛等早除太子以絕眾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陳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伏飛督閭和晉制右衛有伏飛虎賁二督伏飛飛荆人赴江斬蛟古勇士也自漢以來以爲衛士之號。伏音次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響以鼓聲爲應丙夜夜三鼓丙

夜一籌三
更一點也

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

天下除害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猶爲是言邪不願

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

晉二篇有前驅由
其惡爲三部司馬

中宮與賈謐

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

時趙王倫以車騎
將軍領右軍將軍

汝等皆當從

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

陳兵道南

御道之
南也

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

駱休爲內應

華林令華
林園令也

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

謐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

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

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

冏曰事起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遂廢后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買牛等付暴室考覓詔尙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尙書

始疑詔有詐耶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耶尙書郎也師姓景名

倫等斬之以徇

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頌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

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裴頌安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彌見而歎曰頌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頌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頌辭論豐博席笑而不言時人謂頌爲言談之林蔽及賈后欲殺太子頌數表諫而不聽或謂之曰可以去矣不然雖有十表終難以

免頽慨然者久之而竟不能去故及於禍解系解結竝清身潔己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強盛朝野畏之勸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勛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勛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及被收梁王彤救之甚力倫怒曰此人兄弟輕我我於水中見蠶且惡之今日豈容其身邪遂害之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如此我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羣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技之書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量宏曠時人鮮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鶴鷄賦以自寄

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及盧欽薦之於文帝累官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元康中人有得海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澀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云於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

雉雒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

曰太阿其夕斗牛閒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
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
土與華畱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
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
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
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
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
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閒躍
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
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
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

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

如師資之禮焉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竝行於世附錄華贊爲建安從事遊

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內書蓋有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躡其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皆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騁帆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疑矣此豈可賃地邪卽命小童送出問地名對曰瑤霞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叢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

甲午趙王倫坐端門遣尙書和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

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眾固續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可今果不免命也矣及見賈謚尸過而叱之曰小兒亂

國死已晚矣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

常侍琴

琴音琴又音孚

領冗從僕射子馥爲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爲黃門

郎封汝陰王詡爲散騎侍郎封霸城侯

黃門郎即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初與散騎常侍同

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皆要官也

孫秀等皆封大郡竝據兵權

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

孫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

故太子適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

適子彪爲南陽王封彪弟臧爲臨淮王尙爲襄陽王有司奏尙書

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

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苟

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尙書郎陽平東
皙爲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爲參軍組勛之子崧或
之元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
曳受拜數日而卒東皙亦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而卒元城
市里爲之廢業

東皙陽平
之元城人

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遊國學

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
人莫及也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
車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
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
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時有人於嵩山下得竹
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張華以問皙皙曰此

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丁酉以梁王彤爲太宰左

光祿大夫何劭爲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司空

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

綬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轎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後之金紫光祿大夫蓋魏晉之左右光祿大夫也但魏晉之大夫皆爲專官後世則爲寄祿官耳杜佑曰魏晉以來左右光祿三大夫皆銀印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

爲銀青光祿大夫

太子適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爲太弟議者

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

護軍 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尙書劉宏齎金屑酒賜賈后歿於金

墉城附錄初賈充伐吳時屯軍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

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背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開使任愷驛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關健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繼嗣死於鐘虞之間長女嬖於金酒之中小女困於

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允忽然得潔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果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死皆如所言 五月己巳詔立臨海王臧爲

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卽轉爲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罔續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堯闕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之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威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歿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令

上厭至望

至望當是至尊晉書誤寫耳

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

漢武既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丙吉以皇孫在焉閉門拒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仁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拒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以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強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敖得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

昌固護太子得如丙吉詔不坐伏死諫諍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尋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天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牽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乃知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滅族故也今皇孫幼冲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強臣專制姦邪矯詐何以防之可著爲令自今以後諸有興廢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而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遺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續又奏今相國雖係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

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有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可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相接之道竝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耳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答筮三百密音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今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疏易致構閒故曰一朝不朝其閒

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
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
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然後一覲哉 己
卯諡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於顯平陵時監國御史直副皆
因太子之成論夷三族開續復上疏曰臣家門無祚三世假親具
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當必有變臣故於太子初見誣陷時
求副監國欲以丙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
足救其顛危主者以臣名資輕賤不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
進退難居有必死之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卽爲賈氏所誅分所
甘心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夫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
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

以聖王慎選其人若此二使者但爲愚怯實非與謀止可誅身自
全三族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清河康王遐薨 癸卯

震崇陽陵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

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發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
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畿
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
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
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入

國兵淮南國兵也帳下中護軍帳下也

大

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

尙書丞王與開掖門

宮門端門之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

允不得入遂圍相府

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

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

雨下主書司馬睦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

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淮徽之兄也欲應允言

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鬪

白虎幡以麾軍進戰非以解鬪也陳淮蓋以帝庸愚故請以白虎幡麾軍

欲倫兵見之以爲允之攻倫出於帝命將自潰也否則何以應允存疑按汝南王允傳實是用驪虞幡不知溫公何所據而云用白

虎幡乃使司馬督護伏盾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

在門下省陰與盾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盾乃懷空板出

空板不書詔之

板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盾因殺之

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

不普赦天下而

獨赦洛陽

故曰曲赦初孫秀嘗爲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

孫秀驕邪人潘岳爲

驕邪內史秀爲小吏給岳夜黠

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嘗銜忿及秀貴岳於省中見之

謂曰孫令猶憶時昔周旋否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衛尉石崇有愛妾曰綠珠笑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照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意不與崇甥歐陽建嘗於元康中表趙王倫罪惡倫甚恨之及淮南王允敗倫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爲亂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載詣東市乃歎曰奴輩

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

謂賈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

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滄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一說

以水爲喻也言其視利而趨雖乾而在陸沒而滅頂皆所不顧也

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

建皆族誅籍沒崇家崇少敏慧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及長任俠無行檢後爲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故致富不貲崇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甚至厠中常有十餘婢侍列劉寔嘗詣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笑曰厠也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等之終賈弱冠美姿儀辭藻絕麗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然性輕躁趨勢利黨於賈后構陷愍懷太子又與石崇諸事賈謐爲時

人所指惡而崇更奢縱淫虐每宴客使美人行酒小失意卽殺之
故同及於禍人皆稱快惟歐陽建當官蹇謬甚得時譽死非其罪
人皆悼之

史臣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

頭春蛙蠶靡

蠶音髓草木
弱貌靡音米

列於凝匠之晨錦障逶迤互以山川

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
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

堂眾皆諫止倫乃貶晏爲賓徒縣王

賓徒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
屬遼東屬國都尉治屬昌黎

郡齊王問以功遷遊擊將軍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

在內乃出爲平東將軍鎮許昌以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錄尚

書事未幾薨 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

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未可通行周勃霍光

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

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爲

光祿大夫 晉志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 惟賢 謂張華 冠黑

大 器謀害頌頌懼自殺頌傳 云頌爲光祿尋病卒今從傳 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琴撫軍

將軍度中軍將軍詡爲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

右率如故張林等竝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

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彤爲之彤固辭

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

徒惟競榮利無遠謀深畧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爲射聲校

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尙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月黃
霧四塞 十一月戊午大風飛砂石六日乃止 甲子立皇后羊

氏赦天下后尙書郎泰山羊元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

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元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

侯

晉置興晉郡
在唐河州界

十二月彗星見於東方

詔徵益州刺史趙厥

爲大長秋

厥音

以成都內史中山耿騰爲益州刺史厥賈后之姻

親也閭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

以收眾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厥同郡厚遇之

爲爪牙特等憑恃厥勢專聚眾爲盜蜀人患之騰數密表流民剛

烈蜀人恆弱主不能制客必爲亂階宜使還本居若西之險地恐

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厥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

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

二城皆秦張儀所築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

今成都府子城也少城惟西南北三壁東御太城之西墉也補註初儀之築城也屢築屢頽忽有一大窟出于江隈行不已傳隨其所行而築之城遂成 廡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故太城亦謂之迴城

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

合村堡以備秦氏

李特等本巴西蜀人以其徙居秦州界因謂之秦氏

陳西夷行至

陳西夷謂西夷

校尉陳懿也行至言總來領西夷校尉之職行且至成都也

且當待之不然退保健爲西渡江

源以防非常

江源縣漢屬蜀郡後李雄分立江源郡晉改爲多融縣又改爲晉原唐蜀州之晉原青城唐安三縣皆

漢江源縣

滕不從是日帥眾入州廡遣兵逆之戰於西門滕敗死郡

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受廡義而許之廡又遣兵逆西

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

江陽縣漢屬犍爲郡劉璋分江陽郡唐開州通川縣水二縣漢江陽之地也 聞

廡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

府是兵要助順討逆

言西夷府總蜀兵之要

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畱比至

南安魚涪津

南安縣屬魏爲郡有魚涪津唐眉州青神縣漢南安縣地宋白曰禁州應靈縣資官縣嘉州龍游皆漢南

安已遇厥軍棋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

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吹疾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

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

總不聽眾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厥兵殺模見其非是

更搜求得總殺之

考異曰帝紀厥又殺總爲太守李密故山太守霍固按華陽國志總爲太守李苾汝山太守楊

那非密固也載記亦作李苾蓋紀誤

厥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故易

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

風李攀始平費他

繫始二年分扶風置始平郡

氏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厥厥

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

餘人以斷北道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第八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四

起永甯元年盡大安元年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上

晉永甯元年

此猶是永康二年正月乙丑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甯

春正月以散騎

常侍安定張軌爲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

故求爲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爲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爲謀

主凡

音

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張氏保據涼土始此

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

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早宜入西宮

時倫以東宮爲相國府謂禁中爲西宮

散騎

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
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
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
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卽帝位考異曰

春秋云倫將篡位義陽王威執詔示諸紹曰聖上法堯舜之舉斯
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
於金墉城惟紹固志不從直於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爲之懼晉
書忠義傳云倫篡位紹爲侍中惠帝復降遂居其職二說不同今
皆不取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

兵守之丙寅尊帝爲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爲濮
陽王立世子萼爲皇太子封子馥爲京兆王虔爲廣平王詡爲霸
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彤爲宰衡何劭爲太宰孫秀爲侍中中
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爲中書令張林爲衛將軍其

餘黨與皆爲剽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

會貂蟬盈座

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瑠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

蓋王效胡服以金瑠飾首前插貂尾爲飾秦滅趙以其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練不耗蟬居高傲潔口在版下狎內動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漢卽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傲潔而不食貂蟬采而毛采不彰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沈約曰貂蟬之說因物生義非其貴也其貴趙武靈王變胡服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

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竝爲孝廉

縣綱紀竝爲廉吏

郡綱紀功曹之屬縣綱紀主簿錄事之屬廉吏亦選舉之一條

府庫之儲不足

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閒致位通顯及

倫稱帝四子皆爲將軍封郡侯以旂爲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爲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 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初太孫之立桑復生於西廂未幾桑仍枯死而臧廢至是被禍而祥桑之妖應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羣賤言秀專權不合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羣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問成都王穎河間王顓各擁疆兵據方面惡之

問鎮許昌鎮領

鄴鎮關中 乃盡用其親黨爲三王

參佐加問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李庠驍勇得眾心趙庶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

說厥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強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厥斂容謝曰卿言起予會庠勸厥稱尊號厥怒曰是豈人臣所宜言淑粲因白厥以庠大逆不道當乘市厥遂於會所斬庠并其子姪十餘人庠少以氣烈爲鄉里所稱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性任俠好濟人難是以州黨莫不附之及遇害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厥懼其爲變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特流怨厥引兵歸綿竹厥牙門將涪陵許弁求爲巴東監軍

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爲涪陵郡

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弁怒手殺淑粲於殿閣下

淑粲左右復殺弁三人皆厥之腹心也厥由是遂喪厥惑朝廷討之遣長史健爲襄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

屯綿竹之石亭

綿竹縣漢屬廣漢郡晉屬新都郡唐屬漢州

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

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十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諮祭

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厥獨與妻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從者

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厥罪狀初梁州刺史羅

尚聞趙厥反表厥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

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

此別一王敦

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

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

并獻珍玩尚悅以驥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

冉說尚曰特等專爲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尚不從冉

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尚

至成都汶山羌反尚遣王敦討之爲羌所殺

考異曰帝紀在八月疑是洛陽始知今從

華陽

國志 齊王問謀討趙王倫未發會離狐王盛

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濟陰

郡唐天寶元年改穎川王處穆聚眾於濁澤

濁澤在相川長社縣

百姓從之

日以萬數倫以其將管嬰為齊王軍司討盛處穆斬之問因收襲

殺之

考異曰齊王問傳曰問潛與彭盛謀起兵誅倫未發恐事泄乃與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今從三十國春秋與

豫州刺史何助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

頡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移檄征鎮州郡縣國

征鎮四郡西鎮

居方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

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

下收英俊以從人望使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

蔑不克矣穎從之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

盧毓

見七十二卷

魏景初元年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

等爲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

朝歌縣前漢屬河內郡晉分屬汲郡隋大業二年改朝歌縣爲衛縣屬衛

州有紂所都朝歌城在縣西

眾二十餘萬趙苞之孫也常山王父在其國與太

原內史劉暉各帥眾爲穎後繼新野公欲得罔檄未知所從嬖人

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疏而弱

歆父扶風王駿與趙王倫皆宣帝子歆於倫爲叔姪其屬親罔於歆爲從

子其屬視倫爲疎

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

誅之何親疏強弱之有歎乃從罔前安西參軍夏侯爽在始平合

眾數千人以應罔遣使邀河閒王暉暉用長史李含謀遣振武將

軍河閒張方討擒爽及其黨腰斬之罔檄至暉執罔使送於倫遣

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暉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罔

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罔刺史郝隆慮之元孫也

郝隆漢獻帝時爲御史大夫

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

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
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
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
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竇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
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二帝宣謂帝武帝無所偏助
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
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
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虞翻事吳主權以直聞隆停檄
六日不下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
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平吳之後揚州移鎮秣陵今於牛渚禁將士往石頭疑此時揚州又遷治淮南將士
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罔安南將軍監河北諸

軍事孟觀以爲紫宮帝座無他變

晉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

帝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

倫必不敗乃爲之固守倫秀閔三王起兵

大懼詐爲罔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

見救

魏晉以禁兵爲中軍

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

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

晉志河南緱氏縣有壽延城

征虜將軍張

規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閻和帥兵九千自峒阪關出

晉志河南陽城

縣有峒阪關杜佑曰峒在河南登封縣登封故嵩陽也

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

兵八千自成泉關出

晉志河南成泉縣有成泉關

以拒閔遣孫秀子曾督將軍

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琳爲衛將軍都督諸

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爲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

祈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

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眾

嵩山中試在潁川陽城縣漢武帝分置嵩高縣以奉中嶽東漢

省併入陽城縣晉陽城縣屬河南郡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夏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閏

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於五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志

傳曰日昃言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

張泓等進據陽翟

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

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

潁陰

潁陰縣在潁川郡潁陰去潁翟四十里

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遣兵逆戰諸軍

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

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會泓破冏露布

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

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東南流過陽翟

縣之北

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

已破罔營擒得罔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

朝歌西有黃澤澤水

右入蕩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溝上

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人士眾震駭

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於溟水

溟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溟音蒨

會等大

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罔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

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爲孫會許超

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

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

與與尙書廣陵公灌

灌音崔上聲

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

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倚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

孫弼及前將軍謝悛等灌卬之子也

卬音

王輿屯壁龍門召八座

皆入殿中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

太上皇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

傳詔者使之宜

轉詔命因以爲官名

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琴皆還汝陽里第

也汝陽城中有汝陽里爲私第在焉

遣甲士數千迎帝於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

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等赴金墉城廣平王虔

自河北還至九曲

水經注九曲濱在河南鞏縣西

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

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彤等表趙王

倫父子凶逆宥伏誅丁卯遣尙書袁敞持節賜倫金屑苦酒倫慙

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遂飲血死收其子琴馥虔詡皆誅之倫宣帝第九子也性貪冒昏昧無學不知書既僭位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簷蓋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酒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而并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至是而敗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暉至穎使趙曠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閻和孫髦於東市蔡璜自殺帝謂左右曰阿皮振舌指振音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義陽王威小字也五月誅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

孫旂

沈約曰魏武分南郡編縣以
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

永饒治令空桐機斬孟覬

永饒治當

在南陽宛縣空桐姓機名籍注
永饒者冷名也令者冷官也

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歲星晝見

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

六月乙卯齊王冏帥眾入洛陽頓軍

通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都 戊辰赦天下

復封賓徒王宴

爲吳王

甲戌詔以齊王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

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

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劔殿上殿

考異曰穎傳曰至鄴詔王粹
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

外穎拜受徽號讓殊禮按穎在洛虛志已謂穎曰今當與齊王共
輔朝政明已有錄尚書之命但穎不受歸鄴故朝廷使粹追命之

耳且穎功大於冏不應獨黃
鉞而穎未賞也今從帝紀

河閒王顥爲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

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
鉞鉞然後裂賜圭璜然後爲鬯

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左軍

進廣陵公湛爵爲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荆

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
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彤爲
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爲趙世子琴妻故蕃及二子散騎
侍郎與冠軍將軍琨皆爲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罔以琨父子有
才望特宥之以輿爲中書侍郎琨爲尙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
爲尙書令劉暉爲御史中丞王衍爲河南尹 新野王歆將之鎮
與罔同乘謁陵因說罔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畱之與輔
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又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又謂穎
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
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
貳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

求還定省

頌母程才人冊
爲成都太妃

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

頌從之帝見頌於東堂慰勞之頌拜謝曰此大司馬問之勳臣無

豫焉因表稱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卽辭出不復

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

洛陽城東面北頭
第二門曰東陽門

遂歸鄴遣信與

問別問大驚馳出送頌至七里瀾及之

水經注鴻臚殿在洛陽東
北二十里其水東流左合

七里瀾武帝泰始十年
立城東七里瀾石橋

頌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爲

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舉皆歸頌

天司馬問辟新興劉殷爲

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據爲記室督

漢建安三年曹公置軍謀祭酒
晉制文武官公及諸方面征鎮

府皆置軍諮祭酒漢三公及大將軍府皆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
奏報書記曹公輔漢以陳琳阮瑀管記室曹諸公府皆有記室督

尙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荀晞參軍事吳國張翰爲東曹掾孫

惠爲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爲主簿

晉制東曹在倉
曹之上戶曹在

倉曹之下廷尉屬官有正監平魏分南
惠賁之曾孫孫賁吳主
孫從兄

陽立南鄉郡武帝太康中更名順陽郡
雍之孫也顧雍吳
初問父攸爲司空辟殷爲掾殷辭不起及問辟

柑也

之一聘卽至問因問曰昔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
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
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耳今殿下以神
武奪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竊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遭華士之
誅故不敢不至也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
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
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
同載而去不告家人至是雖居府中要職非其好也問又以何勛
爲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旗路秀衛殺劉眞韓

秦皆爲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 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

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

穎亦表封

盧志和演董洪王彥前等

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

餒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

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

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

此潁水之戰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司寇蘇忿生之國也皆

虛志之謀也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

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遣

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問疑中書郎陸

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辯理得免死因表

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

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

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爲長沙王

武帝太康十年封乂爲長沙王

楚王璋之謀乂以同母

賊爲常山王今復舊封

遷開府驃騎將軍 東萊王蕤凶暴使酒

數陵侮大司馬罔又從罔求開府不得而怨之密表罔專權與左

衛將軍王輿謀廢罔事覺八月詔廢蕤爲庶人誅輿三族徙蕤於

上庸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潛殺之

考異曰帝紀六月輿午蕤與王輿謀廢罔事覺得罪甲戌

罔爲大司馬按誅輿詔已稱罔爲大司馬則輿事覺不應在罔爲大司馬前今從三十國春秋在八月

赦天下

東武公澹坐不孝徙遼東九月徵其弟安東王繇復舊爵

繇廢徙見八十一

二卷元拜尙書左僕射繇舉東平王琳爲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

邳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

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

遣天水閻式詣羅尙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尙及馮該尙該許之

倉朝廷論討趙厥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威將軍皆封侯璽書

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厥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

欲以滅厥爲己功寢朝命

寢封拜特流之命也

不以實上

所謂條列者

眾咸

怨之羅尙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

傭力闡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

以爲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尙求停至冬辛冉及健爲太守李苾

苾以爲不可尙舉別駕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

流民一年尙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

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尙言流民因前趙厥之亂多

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之尙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循吏傳 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循吏傳

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且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勝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重賞百匹

自是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眾旬月閒過二萬人流亦聚眾數

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尙求申期申重也求重爲期限也式既至見其營柵

衝要謀掠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

茲意不可回乃辭尙懇綿竹尙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

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

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

至綿竹言於特曰尙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尙威刑不立冉等

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尙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冬十月特
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苻苾相與
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竝有
雄才吾屬將爲所虜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
尉曾元牙門張顯劉竝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尙聞之亦遣
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死者
甚眾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尙苻尙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
謂特雖求申行期而去計已成也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於是六
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
軍號東督護以相領統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
進兵攻苻於廣漢

廣漢郡治廣漢縣後宋置漢甯郡齊梁加東字後魏改廣漢縣爲方義縣後周改東甯爲遂

州方義爲
遂州治所

尙遣李苾費遠帥眾救拜畏特不敢進拜出戰屢敗潰

圍奔德陽

德陽縣後漢置屬廣漢郡至唐屬劍州

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

攻尙於成都尙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拜傾巧曾元小豎李叔

平非將帥之才

李苾字叔平

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

晉人稱方

面專征之將帥曰節下杜弢字景文

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貫一

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信用讒構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

鹿抵虎流民不向延頸受刃以致爲變卽聽式言寬使治嚴

治嚴前云

治裝也

不過去九月盡集

日月已過者爲去

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

也特以兄輔弟驥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昂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僚佐羅尙素貪殘爲百姓患蜀人爲之語曰尙之所愛非邪則佞尙之所憎非

忠則正又曰蜀賊尙可羅尙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特與蜀民

約法三章施捨賑貸

杜預曰施恩惠捨勞役

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

尙頗爲特所敗乃阻長鬪緣邛水作營連延七百里

水經注邛水西出綿竹縣

又與邛水合亦謂之邛江載記曰尙將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

邛音皮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

及南夷校尉 十二月穎昌康公何劭薨 封大司馬罔子冰爲

樂安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是歲郡國十二旱六蝗

至太安元年

是年十二月齊王冏死方改元太安此書是永寧二年

春三月冲太孫尙薨

冲諡

夏四月彗星晝見 五月己酉梁孝王彤薨 以右光祿大

夫劉寔爲太傅尋以老病罷 河間王暉遣督護衛博討李特軍

於梓潼

梓潼縣屬漢廣漢郡

朝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

補苾張微前爲

廣漢太守

軍於德陽羅尙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

繁縣屬蜀郡劉昫曰唐彭州九龍縣漢繁

縣地宋白日益州新繁縣本漢繁縣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

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

蕩進攻博於葭萌巴西郡唐爲閬州二州之地劉蜀改漢葭萌爲漢壽縣晉又改爲晉壽此本漢舊縣名而書之

博走其眾盡降河間王暉更以許雄爲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

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司馬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

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

表請立之癸卯立覃爲皇太子以問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

空領中書監秋七月兗豫徐冀四州大水八月李特攻張微

微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翼與子蕩分爲二營微覘特營空

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眾不知所爲羅準任

道皆勸特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聽而微眾至者稍多又山道至

狹正可容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蕩謂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被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摧鋒必死殺千餘人微眾未救蕩軍皆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微眾遂潰拔特於眾圍之中特欲還浩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若舍而縱焉微養病收亡餘眾更合圖之未易也特進復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寒碩守德陽

寒音

李驥軍毗橋

今懷安軍西北有中江源從漢州彌牟徠水昆橋水三水會爲一江懷安軍漢廣漢縣都縣之地

羅

尚遣軍擊之屢爲驥所敗驥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驥驥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勢益盛建甯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

建甯古滇

王侯之地漢開置光州佛到蜀更名建甯郡唐爲昆州之地

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

特宋提縣前漢屬健爲郡後漢屬健爲國國郡尉劉蜀分置朱提郡唐爲昆州之地眾各數萬南夷校尉

李毅討破之斬誅李猛奉賤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冬千

月地震十一月丙戌復置甯州甯州見八十年以李毅爲刺

史天司馬齊王罔旣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

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稽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

善戒也易大傳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然後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頰上大

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又與罔書以爲唐虞茅

茨夏禹卑宮今大輿第舍及爲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急邪罔遜辭

謝之然不能從罔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天子用三公九卿諸將軍將引

而拜之今罔安坐符敕三臺選用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

府第拜授百官也

奏事不先經問府卽加考竟

魏制講筵造二館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及管置四人

南陽處士

鄭方礪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里有識者歎其奇而未
能薦達至是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上書諫問曰方聞聖
明輔世夙夜祇懼絜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宴
樂過度一失也天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繼
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西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
爲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賑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
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問謝曰非
子孤不聞過戶曹掾孫惠亦上書曰憲聞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
明公皆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冒犯鋒刃一
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怨致英豪之士二難也

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髣塵之慘同將士之勞三難也驅烏
合之眾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四難也檄六合之
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
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
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
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耀華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垂
拱青徐之域高枕滄邱之蔭則泰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
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爰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
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穎習之時也穎習謂穎川楊習也問不能用惠辭疾
去問謂記室督曹據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據曰蕩平國賊匡
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

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應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沖精
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掛歸藩
則上下同慶矣罔亦不聽策曹掾張翰知問必敗乃謂顧榮曰天
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
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探
南山之蕨飲三江之水耳翰遂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一
名將本草曰菰又謂之茭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黑
者謂之莖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也葦生水中葉似鳧芙蓉夏潮
長肥滑三月至八月爲絲葦九月至十一月爲
猶葦鱸魚出吳松江者佳吳人以爲膾甚美 歎曰人生貴適志
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卽引去或謂之曰卿欲縱適一
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翰答曰使吾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榮
亦慮適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旗以其廢職白罔徒榮爲中書

侍郎榮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乃悟復更飲
潁川處士庾袞聞問期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
逃於林慮山中 天司馬主簿王豹致牋於問曰伏思元康以來
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勢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克
平亂禍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
樹根於閭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方以方剛
強盛之年竝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
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易乾上九爻辭象曰亢退
則據於蒺藜易困六三爻辭陽宏景曰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若莖而小有三角長安最饑人以故多著
木屐今軍家乃請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爲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
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明公自爲南州伯治

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罔優令答之長沙王又見豹
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馳下打殺罔乃奏豹說內闕外
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兒兵之
攻齊也罔以河閒王顓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乃徵陌長史李含
爲朔軍校尉而含素與安定皇甫商不平時商參罔軍事夏侯爽
兄亦在罔府含心不自安又與罔右司馬趙驥有隙遂單馬絳顓
詐稱受密詔使顓誅罔因說顓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
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
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
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顓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
諸軍事

虓宣帝弟東武城侯

虓之少子 罔遂上表陳罔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

成都王穎新野王詵范陽王虓其會洛陽請長沙王又廢罔還第以穎代罔輔政罔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罔表至罔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倡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如之何尙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二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罔從事中郎葛旃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般未徧三惠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實以報功故曰賞報責不在府讒言逆亂當兵誅討奈何虛承僞書違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常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僞檄發廩廂得免李含

屯陰盤魏收地形志陰盤縣屬安定郡晉屬京兆郡鵠門戲水皆在縣界余按漢京兆與鵠以渭水爲界安定在鵠之北晉安定得割安定之陰盤以屬京兆此魏收之誤也水經注洽水逕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於渭漢靈帝建南三年改新豐爲鄠鄠封段熲爲侯國後立陸梁城其水際城北出謂是水爲陸梁水又北絕漕渠溝注於渭是則李含所屯之陰盤也張

方帥兵二萬軍新安

新安縣漢屬宏農郡晉屬河南郡

檄長沙王又使討問問遣

董艾襲父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

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虎門

千秋神虎門宮西門也

問使人執驎虞

幡唱云長沙王又矯詔父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

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

此上東門非洛城之上東門宮城之上東門也

矢集御前羣

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問眾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劭因執

問以降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闕闔門

外水經注曰按禮王有五門謂東門庫門雉門廡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

日聞 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罔子超冰英於
金墉城廢罔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李含等聞罔死引兵還長
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
爲參軍陸雲爲右司馬初罔之將敗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
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又有謠曰著布
襠腹爲齊持服又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
甲子旬罔不悟收而殺之果不出旬而兵起罔旣敗暴尸三日莫
敢收葬唯大司馬掾荀闕與罔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
聽之論者稱焉 是歲陳留王薨諡曰魏元皇帝 鮮卑宇文單
于莫圭部眾彊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
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眾皆懼廆曰素怒延

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遂出
擊大破之追奔百里斬俘萬計遠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眾
數千家降於麴廐以爲建威將軍廐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
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按游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
典獄訟覆訊清允

慕輿蓋亦薛卑
之種別爲一姓

是年丹陽湖熟縣河中有大

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

此石水入建
業之兆也

東南太安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四終